

Pian fangfang
偏方方
著



万重江山
不如你

Ⓣ

他要的其实很简单，
那就是爱她、宠她，一辈子对她好。
谁敢动她……
呵，都给爷趴下！

悦读纪
ENJOY READING ERA
女性阅读专业出版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.

万里江山
不如你

著 偏方方 下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万里江山不如你 : 全2册 / 偏方方著. —南京: 江苏凤凰
文艺出版社, 2016

ISBN 978-7-5399-9111-5

I. ①万… II. ①偏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057288号

书 名 万里江山不如你
作 者 偏方方
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
选题策划 孙红彦
责任编辑 姚 丽
文字编辑 孙红彦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00×980毫米 1/16
字 数 442千字
印 张 34
版 次 2016年5月第1版,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9111-5
定 价 59.80元 (全二册)

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5801302401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万里江山
不如你

- 第一章 五脏悬案 / 1
- 第二章 如此验尸 / 26
- 第三章 疑云重重 / 54
- 第四章 真相大白 / 80
- 第五章 诡异消失 / 103
- 第六章 腹黑提督 / 127
- 第七章 真相惊人 / 154
- 第八章 夫妻相见 / 184
- 第九章 对簿公堂 / 208
- 第十章 上京查案 / 243

目录 [目]
CONTENTS



万里江山
不如你

- 第十一章 施针救人 / 277
第十二章 西山博弈 / 300
第十三章 疯狂复仇 / 324
第十四章 天花夺命 / 354
第十五章 金屋藏娇 / 378
第十六章 玉湖血案 / 404
第十七章 人体密码 / 443
第十八章 战神之死 / 477
第十九章 梅庄真相 / 509
番外 再续前缘 / 528

目录 [下]
CONTENTS



第十一章 施针救人



一连五天大雨，众人一直耽搁在驿站无法前行。到黄昏时分，总算出了太阳，颜博舒心一笑：“明天可以上路了！”

他们不赶时间，便多留了一晚，一些急于上京的旅客却是雨刚停便策马离开了。这里离京城不远，若脚程快，天亮便能抵达。

一楼，廖子承、华珠、颜博点了一桌酒菜，开始用晚膳。

今儿赶巧，有位说书先生正在讲书。

“说，佑成帝三十八年，被咱们北齐压制了三十余年的胡国突然杀出一匹黑马，其人才貌双全，用起兵打起仗来更是有如神助，短短三个月，他率领胡军攻破我北齐防线，杀入我北齐境内，一连掠夺城池十三座！朝中派了十多名熟知兵法谋略的将军指挥作战，都败在了此人手上！你们可知此人是谁？”

“谁？”一名壮汉好奇地问。

“染老将军的关门弟子！”

“啊——”全场一片惊叹。

说书先生撩开下摆，一脚踩在了凳子上：“二十多年前，一个风雪飘摇的夜晚，染老将军下朝归来，在路边捡到一名裹在襁褓中、哭得声嘶力竭的小男婴，那娃娃生得粉雕玉琢，好生可爱，一见到染老将军便止住了哭泣，睁大水汪汪的眼睛看着他。那可可怜的模样，把染老将军的一颗心都给融掉了！谁能想到，这个因一时恻隐之心被收留在天才男婴居然是胡国的鞑子呢？”

“哎呀呀，引狼入室啊！”

“是啊是啊，染老将军真糊涂……”

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议论开了。

“何止引狼入室？染老将军还将毕生所学授予了他！”说书先生摸了摸山羊胡，把折扇一晃，“染老将军一朝养虎为患，终究铸成大错，在金殿下军令状，不杀此逆贼，愿以满门性命祭奠边关数万亡魂！染老将军挥师东上，欲亲手砍掉那逆贼头颅，谁料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染老将军非但没能清理门户，反倒将自己的一双腿给搭了进去！圣上急了，染家也急了！染老将军已是我北齐第一猛将，连他都拿不下的战役，谁还有法子？难道说……果真应验了那句话，风水轮流转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，胡人鞑子要翻身做主奴役咱北齐了？可咱北齐不能臣服胡人鞑子啊！他染家数百口人也不能白白给死去的将士赔命啊！这时，染老将军的孙女儿挺身而出，带领一队死士潜入胡国，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暗杀，终于将那逆贼剁成了肉酱！”

“好！”堂内响起了喝彩声与掌声。

“染小姐果然有当年染老将军之风范！巾帼不让须眉！巾帼不让须眉呀！”一名老者自豪地赞扬着。

这些，除开染老将军与胡国军师的段子，其余都是《梅庄五女》记载的内容，华珠已经看过了，但说书先生声情并茂，依旧让人觉得精彩。真实事件经过夸张后变成流传于民间的故事，这才深受老百姓的追捧与喜爱。如果告诉老百姓，北齐根本没有百万铁骑，胡国也没攻占十多座城池，染老将军的腿更不是在战场上弄残的，估计大家觉得这故事也没什么传奇色彩了。不过那位染将军力退胡敌、历经大大小小上百场战役的辉煌战绩，倒也不是凭空吹出来的。

“只是这样一位骁勇善战的将军，却在不久前输给了一位初出茅庐的小子！”说书先生还在继续，“那人姓廖，名子承，建阳人士，棺材里出生，一出生便携带阴气，能在阴阳两界自由穿梭！”

“啞——”堂内一片倒吸凉气的声音。

“与染将军交战那日，他头顶倏然冒出一股青烟，化作狰狞的六臂厉鬼，擒了染将军的三魂七魄，并威胁染将军：‘若不投降，我即刻拉你入阴曹地府，叫你永世不得超生！’”啪！绘声绘色地说完，说书先生折扇猛地一收，发出剧烈清脆的声响，炸得人心惊胆战。

华珠挑了挑眉，直勾勾地看向廖子承。

廖子承喝了一口汤，淡淡地问：“看什么？”

华珠眯眼一笑：“我看你头顶会不会冒青烟啊。”

“噗——”颜博喷饭，“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……我叫小二再换桌新的。”四下看了看，没见着小二，颜博起身去找。

华珠歪着脑袋问他：“染将军到底是怎么败给你的？”

15301 字 号 000000

“你去问她。”

华珠黑了脸。

这时，一名身着青衫、外披黑色氅衣的男子拎着一个包袱走入店内：“给我一间上房，再来两个小菜。”

声音如春雨淅淅沥沥地落下，也似夏风轻轻柔柔地拂过，莫名温柔。

华珠循声望去，他正好也看了过来。四目相对，华珠微微一愣，他却是柔和地笑了：“年小姐。”

“顾公子。”这人不是被廖子承撞下水的顾绪阳是谁？

顾绪阳拿好收据与碎银，行至华珠对面，看向华珠与廖子承，浅笑着道：“不介意我一起坐吧？”

“不介意。”

“介意。”

华珠与廖子承同时出声。

华珠不着痕迹地瞪了他一眼，上次把人弄下水还不够，现在又不许人坐个位子，小不小气？

“顾公子请坐。”华珠指了指旁边的位子。

顾绪阳大大方方地坐下，看了看廖子承：“我叫顾绪阳，请问阁下是……”

“我们还没熟悉到需要互报姓名。”廖子承淡淡地打断了他的话。

太没礼貌了，华珠斜睨了廖子承一眼，决定不理他：“顾公子，那日你落水后到底去哪儿了？好多人下去打捞你都没打捞到。”

顾绪阳抱歉地笑了笑：“我不怎么识水性，落水后便失去知觉了。等我醒来，被浪涛冲到了岸边，我想着你可能会着急，换了身衣裳便马上回画舫找你，可是你已经不在了。”

华珠释然地舒了口气：“原来如此，你没事就好……”

“撒谎。”廖子承面无表情地丢了一句。

顾绪阳睫羽一颤，表情僵硬了一瞬，随即无可奈何地笑了：“好吧，我那天其实是在等人。”

华珠不明白。

廖子承轻轻一笑，含了一丝讥讽：“不是在等你，不要抱有幻想。”

华珠又拿眼瞪他，真怀疑他是不是吃火药了。

顾绪阳再次无可奈何地一笑：“真是……一点余地都不给我留。实不相瞒，年小姐那天应该是认错人了，我不是年小姐的相亲对象。不过我看你打扮得很漂亮，又完全不认识我，猜你可能是跟人约在了画舫相亲。我从没有过这样的体验，觉着好奇，便跟年

小姐聊了起来。请年小姐原谅我的孟浪，我并非刻意为之。”说着双手捧起酒壶，为华珠斟了一杯酒，“请年小姐接受我的歉意。”

华珠端起酒杯喝了一口。

顾绪阳笑了，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：“后面船身遭到重击，我落了水，就干脆游走了。不过我办完事，真的有回画舫找年小姐……”

不待他说完，廖子承站起身，在他诧异的注视下牵起华珠的小手，头也不回地上了楼。

颜博端了一盘子菜过来：“咦？人咧？”

洗漱完毕，几人熄了灯歇息。想着明天便能见到阔别半年的父亲，华珠很激动。不知为何，明明这么激动，一挨枕头就睡着了。

春天的夜幽冷孤寂，偶有几声马匹的响鼻声和几句醉汉的梦话。突然，后院惊闻一声噼啪之响，紧接着簇火苗蹿了起来。

马厩里传出惊恐的马嘶，惊醒了听力敏锐的掌柜。掌柜的连衣裳都来不及穿，便夺门而出，挨个儿拍门：“着火啦！着火啦！快出来救火！快起床啊！着火啦！”

火苗快速烧到了华珠房间，窗帘桌布呼的一声点着了。

华珠熟睡的脸被火光映得通红，浑身被热气熏得冒汗，可她依然没有醒来的迹象。火势渐大，像恶龙张开了大口，瞬间扑向床上的华珠。

哐啷，门被踹开，顾绪阳奔了进来。

湿答答的他提起水桶，将被子泼湿，随即裹着昏迷不醒的华珠冲出了火场。

屋外，暗箭如雨，铺天盖地而来。

廖子承抡起一块门板挡住了顾绪阳与华珠。

铮铮铮铮——箭雨将门板刺成了筛子。宸风飞上高空，射出一排银针，在东南方杀出缺口。廖子承从顾绪阳手中夺过华珠，抱着她一跃而下，顾绪阳伸手去抓，却被宸风一脚拦住。

廖子承抱着华珠上了一匹千里良驹。

颜博与七宝救出巧儿、香荷与秀云，与宸风一起保护她们离开。

天边，新月如钩；身后，暗器如潮。

廖子承一手抱紧毫无知觉的华珠，一手勒紧缰绳，神色凝重地驰入了一片树林。

不知奔走了多久，千里良驹突然一个趔趄倒在地上，再没了生息。

廖子承将华珠死死地护在怀中，良驹毙命的一刻，他侧身一滚，撞上一棵槐树。后脑脊背与胸口俱是一痛，廖子承晕了过去。

天微亮，一阵冷意袭来，华珠惊醒，睁开了眼睛。发现周围不是简洁明亮的房间，

而是混合着泥土芬芳的小树林，自己被一双有力的臂膀紧紧抱在怀中。

华珠猛地坐直了身子，这是什么情况？她好端端的不在房里睡大觉，居然跟廖子承“野战”了？

“喂，你醒醒，喂！喂！喂！”

叫了几声没反应，华珠暗觉不妙，以廖子承的机敏，早该在她醒来的一刻有所警觉，可眼下，她竟怎么叫也叫不醒他了。

华珠俯身，用手碰了碰他的额头，好烫。

“廖子承，廖子承你醒醒！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我们两个怎么会在这里？其他人呢？我姐夫和巧儿又去了哪里？”华珠一边焦急地问，一边推了推他肩膀。

剧烈的疼痛令廖子承从昏迷中抽离，他缓缓地睁眼，老鹰般犀利的目光此刻一片涣散：“聒噪。”

还有心情开玩笑，应该没大碍吧？华珠扶住他肩膀问：“你是不是受伤了？”

廖子承缓缓坐起来，靠在槐树上，喉头滑动了一下：“背部中了暗器，看能不能拔出来。”

“好。”华珠颤抖着双手解了他的腰带与扣子，又绕到他身后，缓缓剥开他的上衣，露出宽阔健硕的肩膀与闪烁着点点银光的脊背。

他的肌肤，触感如玉，华珠指尖猛地收回，抖了抖，又再次摸上闪着银光的地方。

她醒来时是压在他身上的，平躺的姿势，在负重的情况下，他背部的银针整根没入了身体。华珠仔细数了一遍，总共十一针。

华珠又看向倒在地上的马，已经明白过来怎么回事，如果不是为了保护她，他一定躲得开，或者至少不会中这么多暗器，也不会被压得整根针都没入身体。

华珠鼻子有些发酸，吸了吸鼻子后，语气如常道：“你忍着，我开始拔针了。”

“戴上手套，当心有毒。”廖子承从口袋里翻出一双轻薄的棉布手套。

华珠戴了手套，紧抿住薄唇，开始拔针。起初，华珠有些手抖，拔了几下便麻利了。但大部分针容易拔，有一根却因戳入了骨头之中，以手指的力度无法拔出。华珠深吸一口气，将嘴唇贴了上去。

廖子承身子倏然绷紧：“你干什么？疯了？”

华珠没答话，一口咬住针头，在他转过身来之前拔了出来。

廖子承火冒三丈地瞪着她，她却吐掉银针，莞尔一笑：“没有毒。”

心底似有什么闪过，快到连自己也无法捕捉，廖子承又转过身去，拔出银针后，身子不那么疼痛，只是依然没什么力气。

华珠绕到他跟前，为他一件件穿好衣裳，又将暗器处理掉，挨着他坐下，玩笑道：“欸，你说我俩就这么跑掉，姐夫会不会认为我们私奔了？”

“你想得美。”廖子承闭了闭眼，轻轻一哼。

华珠笑了笑，又问：“昨晚发生了什么事？我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？”

廖子承渐渐恢复了一丝体力，眸光也染了一分犀利：“杀人放火，你应该是被下了迷药。”

华珠眸光凉了凉：“他们想杀掉你、我、颜博，还是我们所有人？”

廖子承淡淡地道：“不清楚。昨晚非常混乱，误伤的人不少。我们三个，还有那个什么顾绪阳都有可能是凶手的目标，但四人中又只有你被下了迷药，很奇怪。”

“为什么奇怪？”华珠问。

廖子承捏了捏手中的一片树叶：“我们都没察觉到你是如何中迷药的，凶手如果想取你性命，应该也不是没有得逞的机会。除非……”顿了顿若有所思道，“除非给你下迷药的人和昨晚追杀我们的人，不是一伙儿的。”

华珠蹙眉：“我有两个疑惑，一，谁给我下的迷药？二，我与你们同吃同喝，为什么只有我一人中了迷药？回房后我可是连口水都没喝了。”

“谁第一个发现你，谁就是给你下迷药的人。”

“你？”

廖子承面无表情道：“我赶到你房间时，你已经被顾绪阳抱出来了。我再慢一步，年华珠，你或许真的跟你的顾公子天涯海角了。”

“谁要跟他天涯海角了？”华珠鼓着腮帮子道，“可他……他是什么时候给我下药，又为什么要给我下药？”

廖子承道：“我可以回答你第一个问题。你记得在一楼，他向你赔罪时做了什么吗？”

“记得，他给我斟了一杯酒。”言及此处，华珠瞳仁一缩，“我知道了！他双手捧着酒壶，趁我们不备，用蘸了迷药的指尖擦过壶口，看起来就像是不小心碰到一样，谁也不会起疑心。然后酒水顺着壶口流入杯中，再被我喝下。”

“理论上是这样，至于他的动机，我暂时不能妄下定论。”说完，廖子承眼底一片慑人的冰冷。

想不通的事华珠索性不想了，抬手摸了摸他的额头，依旧有些烫，便问：“冷吗？”

廖子承捉住她的小手：“不冷。”

还说不冷？都这么烫了。华珠看着他苍白得毫无血色的俊脸，内心浮现一丝愧疚。睫羽颤了颤，忍住心底的羞涩，跪着直起身子将他搂入怀中，让他滚烫的脸贴在自己柔软的胸口：“这样会不会暖和一点？”

呼吸间全是她清幽的香气，廖子承勾了勾唇角：“嗯。”

华珠微红了脸，也缓缓露出一抹笑来。晨曦冲透雾霭，也冲透繁茂的枝叶。

宸风找到二人时已是日暮时分，宸风背上廖子承，与华珠一起走向停在林子外面的马车。七宝受了轻伤，其余人都安然无恙。

几人上了马车，迅速回京。半路，廖子承高热突然加重，甚至出现了惊厥现象。华珠为他施了一次针，效果并不显著，华珠也顾不得害羞了，就用酒一遍一遍擦着他的额头、腋窝和手臂，希望能让他的体温降下来，但还是没什么效果。

“廖子承，廖子承。”唤了几句，那人却仿佛再也无法回应她，死死地闭着眼。华珠握住他滚烫的手，眼泪不受控制地流了下来。她开始想，这场暗杀到底是谁策划的？是想针对谁？如今受伤最重的是他，理所当然会让人觉得凶手在针对他，可他又得罪过谁呢？

华珠抬手擦了泪，瞥见他桌上的《梅庄五女》，脑海里浮现出他曾经说过的话。

“父亲和颜澈死后，我将佛龕埋在了地底。我告诉自己，这辈子已经没什么好失去的了。既然上天想给我一个孤独的人生，我就孤独一生。什么梅庄，什么诅咒，我统统不管也不问了。”

“但人心是个很奇怪的东西，有时候会不受自己控制。又或许，任何一个人的任何一个细小的选择，都会产生一系列巨大的蝴蝶效应。”

“出发那天，我将埋了六年的佛龕挖出来。那一刻，我又告诉自己，一定要找到梅庄，找出真相，哪怕赔上我的命！”

华珠抱紧了他，这就是寻找梅庄的代价吗？

抵达京城已是半夜，城门紧闭，不准进出。宸风拿出凤凰令，侍卫大惊，忙打开了城门。一行人直接奔往帝师府，王帝师将昏迷的廖子承接入府中，又亲自去请了太医。

颜博则带着华珠回了年府，大半年不见，年政远和大夫人几乎没认出华珠，个子高了，人也漂亮了，就连脸上的婴儿肥也没有了，这哪里还是当初拼命逃课的小丫头？俨然是个大姑娘了。

年政远拉着华珠讲了许多话，华珠精神一直有些恍惚，年政远以为她旅途劳顿，便让她赶紧歇下了。

华珠躺在床上，辗转难眠，满脑子都是廖子承的伤势，他究竟醒过来没有？高热退了没有？背部的伤势发炎了没有？除此之外，身上还有其他伤口没有？

无数个“有没有”在脑海里转来转去，弄得她心烦意乱。

其实廖子承在经过太医全力救治后，便慢慢苏醒了，只是虚弱得很，连手臂都抬不起来。直到喝了一碗参汤，才逐渐有了几分精神。

此时已是寅时，折腾了一天一夜的人基本都累坏了，华珠应该也睡了。心中这样想

着，廖子承还是艰难地坐起身，提笔写了一张字条。

扑棱扑棱——

窗外，响起了鸟儿扇动翅膀的声音。

华珠疑惑地眨了眨眼，掀开被子下床，推开窗子，一只蓝色的小鸟蹦了进来。

“小东西，你也睡不着？”华珠小心翼翼地摸了摸它，它也不躲。不知想到了什么，华珠把它捉起来一看，就见腿上绑着一张纸条。

“睡了没？”

没有署名。

华珠眼睛一亮，一种狂喜在身体里蔓延开来。披了件外套，华珠拿出炭笔，回了一句：“没睡，你怎么也不睡？退热了吗？伤势如何？”

廖子承看着手中的字条，唇角浮现起怎么压也压不下去的弧度，摸着依然发烫的额头，回道：“退热了，伤势无大碍，跟你报个平安，准备睡了。”

写完又把纸条扔掉，改写：“情况稳定，睡。”

等待纸条的过程有些难熬，从年府到帝师府，小鸟一去一来，需要一刻钟到两刻钟的样子。别看才传了三张纸条，时间已经过去将近半个时辰。华珠冷得裹在被子里抱住双膝，将小脑袋枕在膝上，心头一阵阵悸动，仿若有电流闪过。华珠一边深呼吸，一边情不自禁地微笑。

小鸟终于飞来了，华珠迫不及待地拆开纸条，却只看到五个字，有些小小的失落。一想他惜字如金的性子，又觉写太多反而不是他的风格，就提笔回了一句：“好的，我睡了，你也早点休息，明天白天我不在。”

这么明显的暗示廖子承又怎会看不懂？回复道：“亥正，不许再回了，睡。”

华珠捏着手中的小纸条，在棉被里滚来滚去，好想再回一张怎么办？

翌日，华珠起了个大早，虽然原本就没睡多久，脑子闷闷的，精神却不错。来到正房时，颜博正在跟年政远说驿站的经历：“半夜突起大火，一群黑衣人冲了进来，烧杀劫掠，我们人手不够，不便与之硬拼，就坐马车走掉了。他们追得紧，硬是将我们逼入了一个连东西南北都分不清的林子。我们在里面七弯八绕，困了一天一夜才出来。”

年政远神色略显凝重：“可有人受伤？”

颜博道：“提督大人受伤了，二妹和我都没事。”

年政远和大夫人面面相觑，都有些悔不当初，谁能想到一个父母双亡，又被族人赶出来的孩子，会在多年后成为名动北齐的水师提督呢？华珠是庶女，还只是个四品刑部侍郎的庶女，这等身份想在京城找户权贵嫁掉，要么是做妾，要么是做填房，哪儿比得上提督夫人风光？

年政远越想越悔，狠瞪了大夫人一眼，就是她出的馊主意！说什么“华珠好歹也有

华珠眼睛一亮，上前拆下绑在鸟腿上的纸条，摊开一看，是一张非常俊逸的头像，栩栩如生，仿佛缩小版的廖子承。下面横着一句话：交换自画像完毕。

华珠脸瞬间绿了。

“二小姐，老爷来了。”

屋外突然响起巧儿的声音，华珠吓了一跳，短暂的木讷后，一把抓起小鸟塞进了箱子。想把纸条藏好，这时，年政远已经打了帘子进来，华珠索性一屁股坐在了书桌上。

“父亲，这么晚你怎么来了？”笑咪咪的，没有行礼。

年政远走过去，摸着华珠的脑袋，宠溺地说道：“来看看你，怎么不睡觉，坐到书桌上来了？”

“呃……这个……”华珠眨了眨眼，讪讪地道，“姐姐的院子有个小书房，最后帮卢高和吴妈妈打官司的那段时间，小书房到处都是书，没地方坐，我只能坐书桌，可能习惯了。”

年政远叹了口气：“你母亲每年都往卢家送钱，谁知全被那黑心的亲戚给贪了。”

这是不希望华珠怪罪大夫人，华珠明白，大夫人愿意给钱已经仁至义尽了，没必要去管卢家人的去向。卢高服法被送往边疆后，廖子承彻查了六年前的死亡名单，将漏掉的军士姓名全部补刻上烈士纪念碑，包括卢有志与卢永富。吴秀梅得偿夙愿，了无牵挂地回了建阳，帮华珠打理建阳的店铺与田庄。

事情发展到这里已经没什么好抱怨的了。华珠点了点头，话锋一转：“对了父亲，你知道是谁举荐你入京的吗？”

年政远凝思道：“我也不清楚，反正二月十八号就接到文书，让即刻携带家眷入京赴任。当时我还以为刑部接了什么破不了的大案子，非我出马不可呢，可是来了刑部这么些天，全在学习刑部的规矩制度，根本没有施展拳脚的机会。”

华珠嘴角抽了抽，又听得年政远笑呵呵地道：“哎呀，你父亲人到中年开始走大鸿运啦！你看，七个月之内我连升三级，又有了一座这么豪华的府邸！”

“这府邸是朝廷赐的，还是咱们自己买的？”

“买的。我一个四品刑部侍郎，还不够资格让朝廷赐宅子。不过这座府邸的风水、地段、景致……各方面都好得不得了！”

“花了不少钱吧？”

“没有！所以我说走了大鸿运啊女儿！地契、房契，还有府里所有的陈设加起来，才花了不到两千两！”

在京城这种寸土寸金的地方，一座普通的两进院落都能卖到二百两银子，那还是在非常偏僻的地方。这一带是贵人区，居民非富即贵，居然这么便宜？

华珠狐疑地挑了挑眉：“谁卖的？”

年政远笑得合不拢嘴：“一个姓高的商户，他们要搬回蜀地老家，急着脱手便卖给了我。哈哈，你说我的运气怎么就这么好？”

先是有人举荐父亲为刑部侍郎，再是有人以绝对赔本的价钱卖给父亲一座府邸。这些……真的只是运气好？华珠越想越觉得不对劲，若是廖子承摊上这事，她估计就信了，毕竟人家的能力摆在那里。不是她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，如果以断案能力作为考核标准，她父亲绝对是刑官中的不良品。

年政远走后，华珠给廖子承传了张小纸条：“我父亲走大鸿运了，不是你搞的鬼吧？”

廖子承捏着纸条，半天没说话，这事虽不是他搞的鬼，却也与他脱不了干系，想了想，廖子承回道：“是又怎样？准备怎么谢我？以身相许？”

华珠乐得在床上一阵打滚，以身相许？谁许你？不要脸！

提笔写道：“这么求亲太没诚意了！”

准备放飞小鸟的时候又觉着不妥，揉烂了再写道：“你这是打算提亲？”

廖子承回得非常干脆：“没有。”

华珠脸黑成了炭。

三月二十九日，余斌给大夫人下了帖子，邀请她带华珠到皇家园林赏花。皇家园林位于长安街以北的一处群山环绕的行宫内，圣上每年都会去那儿避暑，但每年春秋两季都会对外开放，允许游客参观。

不过，自己参观与跟襄阳侯府的家眷结伴参观意义大不相同。大夫人高高兴兴地带着华珠上了马车。

马车驶过襄阳侯府，这里原本是一座神策军中尉的府邸，居住着北齐史上任期最长的神策军中尉，他曾靠着十万神策军保护过三任皇帝，是不折不扣的三朝元老。在他把持朝政期间，神策军达到巅峰状态，连皇帝都能废黜。

正所谓物极必反、月盈则亏，无所不能的神策军也没能逃过衰退的厄运。神策军中尉一职非太监不能胜任，那名中尉纵然权倾朝野也没能留下一儿半女。后来，他学着别的宦官在民间收养了几个孩子，打算替自己养老送终。可惜其中一个儿子起了谋逆之心，偷了兵符，率领神策军杀人皇宫，逼皇帝下台。

那一次，好巧不巧，还是少年的染老将军伴在君王右侧。染老将军当机立断，拔剑砍了那反贼的头颅，又率领染家亲卫杀人府邸，将中尉一并杀死。神策军群龙无首，逐渐走下坡路，到现在已形同虚设了，倒是将神策军挤出政治舞台的染家登上了北齐第一权贵的宝座。

所以民间有传言，襄阳侯府之所以在一夕之间崛起，就是因为他们与染家结了

姻亲。

马车又行进了一段路程，拐入一条狭窄的胡同，襄阳侯府的管事妈妈认出了年府马车，笑眯眯地走了过来：“年夫人，年小姐！”

车夫为大夫人挑开帘子，大夫人与华珠下了马车。

那妈妈笑容满面地说道：“年夫人头一回来碧芳园吧，老太君和大姑奶奶在花园赏花呢，我这便叫人领您和千金过去！”

“有劳。”到底是颜家的嫡出千金，大夫人的容貌气度丝毫不逊于久居京城的贵妇。

一名身着粉红色褙子的小丫鬟领着她们来到碧芳斋附近的花园。那里，余老太君斜靠在放了厚垫子的大长椅上，左边坐着一名穿鹅黄色白梨花褙子、杏色短春裳与素白罗裙的美丽少妇。她挽着老太君的胳膊，笑盈盈地不知讲了什么，逗得老太君哈哈大笑。

“老太君，年夫人和年小姐来了。”丫鬟迈着碎步上前，恭敬地禀报了一声。

老太君笑盈盈地对大夫人与华珠招了招手：“快来快来，让我瞧瞧。”

大夫人上前，要对老太君行礼，老太君嗔了嗔她：“我又不是瞧你，你一把年纪了有什么好看的？”

大夫人知老太君是不愿她多礼，便笑着道：“华珠，快来拜见老太君和世子夫人。”

华珠上前，规规矩矩地行了一礼：“老太君好，世子夫人好。”

世子夫人拉过华珠的手，对老太君笑道：“瞧，这可是那位砸了二弟招牌的姑娘！才十四，大我儿子三岁呢！女大三抱金砖，不若老祖宗做主，让她给我做儿媳吧！”

一园子人全都笑了起来。

“你呀你！”老太君指着她，又好气又好笑，看向大夫人道：“别被她吓到，京城里的姑娘，十个有九个被她攀过亲了。她就这性子，生怕我重孙将来找不到媳妇儿！”

大夫人自然不生气，她就没当真，余世子的嫡长子岂是华珠这种庶女可以高攀的？来之前，她还有些担心华珠与余斌对簿公堂一事会得罪襄阳侯府，照眼下看来，她们似乎对此毫无芥蒂。

大户人家胸襟就是不同！大夫人这么想着，脸上露出了释然的笑。

“诗诗还好吗？”大夫人问。颜硕过世后，余诗诗就抱着颜硕的骨灰游历河山去了。

老太君叹了口气：“还在外头玩儿呢，说是……到香山了。”

大家全都不说话。

大夫人暗恼自己哪壶不开提哪壶，忙话锋一转：“斌儿和姪儿呢？”